

让人心碎的儿童节



据 BBC 报导, 6 月 1 日, 四川都江堰 500 余名家长神情悲愤的相聚在新建小学的操场上, 誓为地震中死难的孩子讨还公道, 为孩子补上最后一个儿童节。每

一名父母手里都捧着自己孩子的遗像, 身穿“为遇难学生讨回公道的”体恤衫。一名母亲对着自己死去的孩子说, “孩子你死得冤啊!” 只要向四周看一看就知道是为什么: 学校校舍旁边的建筑都没有在地震中倒塌, 包括一家宾馆, 好几栋居民楼, 一些建筑甚至连裂缝都看不到。但是新建小学却完全倒塌。这些学生父母认为, 豆腐渣校舍才是孩子遇难的真正凶手。其中一名母亲更是泣不成声地说, “几年前, 我们曾试图募捐重建这所学校, 但校方没有同意, 现在我的女儿死了。”

这些家庭的遭遇让人心痛, 然而更多的实事更让人心惊: 四川绵竹县富新镇三层高的教学大楼完全倒塌, 压死压伤 300 多名学生, 然而大楼周围其它楼房屹立不倒; 都江堰附近的聚源中学, 在四周虽然严重受损但仍然屹立的楼丛中, 唯有 4 层教学楼倒塌, 1000 多师生被埋在废墟下。五福镇受灾不重, 很多建筑物未倒塌, 但第二小学的白色砖楼, 却被夷为平地……

过去每逢“六一”, 电视里会充满了“祖国花朵在各级领导关心下茁壮成长”的报道, 然而今年的“六一”却成了千万花朵夭折的祭日。我们不禁要问: 为什么有如此多的劣质教学楼? 学校的坍塌到底由谁来负责? 为什么香港苗圃行动在四川资助监督建造的六所位于震中附近的学校没有倒塌, 也未出现伤亡? 其实很多国人都心知肚明, 这是教育系统乃至整个中共的腐败所致。原来提起腐败的话题, 很多朋友会说这是世界问题, 不是中共的专利。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中共已经腐败到了草菅人命的程度? 有多少中国的孩子, 祖国的希望, 花的是最昂贵的学费, 住的是最危险的房子, 希望工程进行多少年了, 还是有大量学生上不起学。这是中国特色? 还是中国的悲哀?

过去 18 年间, 中国每年教育投资所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 少于非洲贫穷的小国乌干达, 在全世界的地位倒列第三。而据统计, 公务员每年公车消费、公费吃喝、出国消费一共是 1 万亿, (见《炎黄春秋》2008 年第四期) 如果削减这些开销的一半就可以建很多坚固优质的教室, 挽救千千万万儿童的生命。

过去我曾以为中国社会现在虽然有很多不公正现象的存在, 但生活总比过去军阀混战时强多了吧。但是下面的事实让我大吃一惊。

“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 县长就地正法!”

明慧週報

●青島版●

第 104 期 2008 年 6 月 11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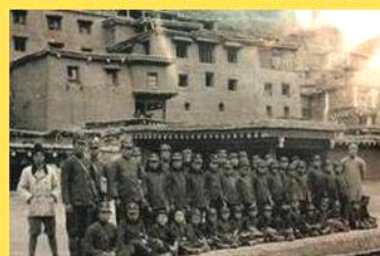
【明慧网】二零零八年五月三十一日阳光明媚的星期六, 荷兰法轮功学员在荷兰东北部格老宁根省的首府格老宁根市举办了抗议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活动。并得到了格老宁根市民以及观光客的欢迎, 载有法轮功和中共对法轮功九年迫害消息的传单及报纸被派发给众人。在格老宁根的中国人听到了迫害真相后退出了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

许多人在“全球百万签名反迫害”请愿信上签了名。“全球百万签名反迫害”是由“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CIPFG)发起的, 旨在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

这是上个世纪 30 年代四川省主席刘文辉说的。刘文辉是谁? 他就是著名“大地主刘文彩”的弟弟, 大军阀。这话虽然粗鲁了点, 似乎也不合法制精神, 可是由此却不难看到, 70 多年前一个地方军阀是怎样重视教育的。如果中共官员还有一点刘主席的重教的思想, 此次汶川地震, 可能会有很多儿童会躲过此劫。

过去我认为只要自己无视窗外事, 就能平安过日子了。然而汶川地震给我敲醒了警钟, 一个漠视生命的政权给我们的生活早已埋下了隐藏的炸弹。我们要想躲过这些炸弹的危险, 首要的任务就是看清中共的本质。那么风靡海内外的《九评共产党》一书就不可不读。目前“三退”(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大潮确实成为了历史上的大事件, 希望您也能在百忙之中了解一下真相, 早日做出明智的选择。◇

30年代四川的德格县的小学(左)和义敦县县政府(右)



在荷兰格老宁根市向人们讲真相



邪党人员对法功学员 鄢景秋及家人的迫害（下）

坚持真善忍信仰 再遭恶警残害

当我睡醒觉之后，我清醒了，我非常痛苦。我反复思考，师父教我们修炼的是“真、善、忍”，做一个正直善良的好人，没有错。于是我要回了我所写的东西全部撕毁，并声明我在被恶警迫害的神志不清时所写的一切全部作废。

为此我绝食又一次反迫害，恶警抬着我去给我灌食，一路上我就大声呼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法轮功千古奇冤”。到了医务室，恶警们把我按在木椅子上，揪着我的头发，把我的两只手反铐在椅子后面，把我的脚别在椅子两边撑子里，用脚踩在上面，给我灌食的恶警把腿压在手铐上，使我疼痛难忍。灌完食抬着我回来的路上，我又开始喊。恶警把我抬到警察办公室，用手巾堵我的嘴，用胶带贴我的嘴，把我吊铐在厕所窗户笼子里。两只手成十



▲ 恶警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酷刑示意图——灌食

字架型，脚只能翘着。那时正是 2006 年 8 月份，我的腿脚肿成面包，厕所里蚊子很多，咬得我满脚和腿都是红点，两昼夜没合眼，就这样痛苦的煎熬着。恶警副大队长（现任恶警教导员），拿来笔和纸让我写所谓保证。我清醒的认识到宁可遭受痛苦折磨也不会再写什么保证了。

父亲、丈夫含冤去世

二零零五年我和我二姐鄢景芬都被非法关在劳教所里，对我的父亲打击太大，同年十二月份父亲含冤离世，恶警却对我们姐妹俩封闭消息，在我父亲病危期，我丈夫拿着老人的病危通知书，到派出所、街道办事处、青岛市“六一零”去请求让我们见上我父亲一面，却遭到拒绝。

在二零零六年八月份，我丈夫听到我在劳教所绝食受迫害，他去看望一年没见面的我，劳教所恶警百般阻挠不让我与丈夫见面，恶警说给送钱行（指给我野蛮绝食的费用、日用品），在我丈夫的强烈要求下，恶警只让我和丈夫通了个电话，我就揭露恶警的迫害：她们吊铐我，给我灌食，一次七十元钱，你一分钱也别拿，现在灌食三十多次了……没讲完，电话被恶警强行挂断了。我丈夫又气又恨，说“无法无天，独断专行”。因思妻心切，又不能见上一

面，丈夫忍着心中的痛，跌跌撞撞的回家了。因我丈夫的精神压力太大，承受不了这种打击，长期的愤懑和着急，有冤无处诉，看着家中的老母亲和女儿，生活的劳累使他得了白血病，抢救无效，含冤而死。临终前就想见上妻子一面，我丈夫的姐姐、妹妹和我大姐，都到青岛市“六一零”去要人，她们都哭着请求让我和丈夫见上一面，“六一零”的恶人却说我很顽固，要给我加期，更谈不上要见面。就这样一个将要离开人世的丈夫也没能见上妻子一面，含冤而去，我连给自己的丈夫送终的权利都被恶党剥夺了。

我大姐鄢景华因贴了张“大纪元郑重声明”劝世人明真相退党，二零零八年二月十八日被恶人恶警绑架抄家，恶人恶警把家中墙上挂的“真、善、忍”、“佛光普照”匾给抢走，目前我大姐鄢景华被非法劳教一年半，她的儿媳妇刚生孩子坐月子，需要婆婆照顾，我们到青岛市宁夏路派出所要人，恶警不做人。

中共邪党对法轮大法弟子和他们的家人从来没有讲过法律，“人权自由遭到了践踏”、“信仰自由遭到践踏”。恶党人员可以没有任何证件到大法弟子家里抓人、抄家、罚钱、肆无忌惮地践踏法律，给我们全家老小带来极大不幸和痛苦，肆虐者必定受到天法的严惩。◇

即墨市原政府办主任、乔家屯乡书记乔宪君遭报

乔宪君，青岛即墨市原乔家屯乡邪党书记、即墨市政府办主任、任即墨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书记、主任。乔自持家族势力显赫，为人骄横，其人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后，紧随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采取的手段卑鄙、恶劣，至今为当地百姓不齿。乔在乔家屯乡期间，对依法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多次罚款、勒索、非法抄家。据不完全统计，受其罚款、勒索的学员达十人以上，每人 2000 元不等，而且都是无凭无据，最终下落不明。有的家庭因遭乔宪君迫害整天提心吊胆、在无限期的罚款、骚扰之下，无心生活，几乎家破人亡。

乔宪君在严寒的冬天把上访人员关进车库冷冻，还特意嘱咐打手：不准家属送棉衣、棉被，一关多日；在酷热的夏天，把依法上访、拒不“转化”的六十多岁的大法学员背铐在乡政府的大柱子上，站站不起来，坐坐不稳当，让太阳毒晒，让过往的工作人员耻笑、辱骂。乔为了毒害百姓，还把法轮功学员绑在警用摩托车上游街示众，疯狂批斗；面对学员善良的劝善、讲真相，乔不但不思悔改，且更加丧失理智，多次亲自上阵、动手打骂学员；有的学员甚至是他父亲的年龄，却无理不饶，羞辱耻笑。

天理昭昭，疏而不漏。二零零八年四月，乔宪君因贪污受贿被人告发，家人遭殃，自己亦终将落得铁窗度日、权财皆空的地步，遭了恶报！◇



《纯真的呼唤》

大法弟子美术作品



为了呼吁世人对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关注，画中的小女孩在雨中向世人发出纯真的呼唤，希望更多人知道真相，从而唤起世人的良知，帮助早日停止迫害。

陈肖平，油画，26 x 36 英尺，(2005 年)